

信阳记忆

大别山将军的传奇故事(七)

黄振国

“钦定将军”皮定均(1914年-1976年),商城县双石乡人(现属金寨县)。皮定均英勇善战,治军严格。在他参与创建的豫西抗日根据地,老百姓称他为“战神”,称所部为“皮旅”,领导和同事们则戏称他为“皮猴子”,意指他指挥作战像猴子一样机巧灵活,战无不胜。毛泽东主席对皮定均很欣赏,评价很高。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,按照当时各方面规定的条件,皮定均被内定为少将。毛主席看到初定名单后,感念于皮定均在中原突围、孟良崮战役中的特殊贡献,挥笔批示到:“皮有功,少晋中”,因而被破格授予中将军衔。

中原突围、大战孟良崮,是皮定均戎马生涯中两大亮点。仅凭这两大亮点,皮定均就已步入名将之列。

另外,皮定均的“名人轶事”还很多。年轻时的皮定均是太行军区有名的“皮猴子”,浑身上下透着猴性,无论和日本人打仗还是和上下级交往,都是没个正形:和老首长刘伯承的小马驹“握手”,结果眼睛差点被踢瞎;刘伯承让他找人侦察敌情,他自己却化装跑到敌占区“逛大街”,险些被敌人活捉……

皮定均将军治军严厉,时间观念极强。某日,皮定均将军至某师观看战士演出队演出。时间定在晚8点开演,因师领导尚未到齐,过8点仍未开演。是时,将军起身曰:“你是战士演出队,给战士演出,叫战士遵守时间,你不遵守时间,不看了!”言罢即走,该师领导惶惶然也。次日演出,准8点开幕,一分不差。

皮定均将军爱骂人,官愈大骂之愈狠,然从不骂士兵。某日于某部营外,将军见两士兵弃空酒瓶于水田,召连长、指导员至,命其下田摸酒瓶,俩士兵欲替下,将军怒止之。某日某部,将军见一哨兵军大衣少一钮,即命营长跑步带针线,为哨兵钉钮。将军侧立一旁,怒视之。营长手颤抖,良久方毕。将军至某岛视察,见无一条平坦之路,即命岛上守备团长端一盆水上将军车,绕岛一圈。路颠簸,水晃荡,团长全身淋透,方恍然醒悟,将军严厉批评也。

“文革”前,某师一战士因打靶误伤而亡,将军大怒,命厚葬,并让师长、政委抬棺。其时,师长、政委均为抗战老干部也。皮定均将军常云:“子不教,父之过;兵不教,官之过。”此亦将军带兵之道也。

古人云:富贵不回乡,如锦衣夜行。1953年夏,皮定均离别家乡24年后首次返乡探亲。将军携妻带子,荣归故里,惊动四乡八邻,父老乡亲探望者从早至晚,络绎不绝。将军一夜未眠。次日清晨,将军断然率全家离乡返回,众乡亲皆不解何意。后来,夫人张烽说:“初时我也不明白,未回乡时朝思暮想,回乡后只住一日便走。返回途中,听我牢骚满腹,他这才说:‘我怎不想在家多住几日?但见同村与我一起参加革命者皆战死沙场,仅我一人还,荣归故里,如何向先死者家人交代?回乡后,乡亲们纷纷询其亲人下落,我心里怎能受得了?’”

1976年7月6日,敬爱的朱德元帅逝世,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中。作为朱德元帅的老部下,皮定均更是悲痛欲绝。他恨不得立刻飞到北京,到老首长的灵前哭祭。可第二天(7月7日)就是大规模合成军事演习,命令已经发出,部队正在调动之中,作为福州军区司令员——这次演习的总指挥,在这节骨眼上,怎能擅自离开呢?皮定均决定,等指挥完这次演习后,晚上就赶往北京守灵。大儿子皮国宏为父亲的安全担心——皮定均刚刚做了几次眼科手术(青光眼),视力还没有恢复,所以他特意向领导请假,专程陪同父亲前往演习地。可是谁也没想到,就在皮定均乘飞机到演习地区视察的途中,因气候恶劣,能见度低,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飞机不幸撞上山壁。驰骋疆场近半个世纪的一代名将皮定均,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同皮定均父子一起遇难的还有福州军区司令部战训部部长、作战部副部长、空军第八军副军长、陆军第31军战训处长以及漳州机场作战参谋、皮司令的保健护士和机组人员等,共14人。一次空难使这么多将领和重要军事人员丧生,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,美国将此次空难作为世界级大事而载入了当年的“国际大事记”。

民间传说

閻河的来历

在淮滨县新里镇与息县小茴店镇之间有一条小河,缓缓向南流入淮河。这条河人们叫它“閻河”,可是沿河居民却说,它的真正名字叫“驴河”。

原来,这里面有个古老的传说。古时候这里住有两个姓吕的兄弟,哥哥叫大蛮,憨厚老实,弟弟叫二牛,聪明能干。大蛮先成家,妻子漂亮又贤惠。二牛成婚,妻子长相一般,她过门不久就让丈夫跟哥嫂分家。老大两口劝说不下,只好分了家。正好是四间草房,一家两间,房前正中搭起了一道墙,隔成两个院子。大蛮自己要了房前的一块地,把房后的一块好地分给了弟弟,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老黄牛也让给了弟弟。

一个深秋的夜晚,天气很冷。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干瘦老头,牵了一匹白嘴白蹄、浑身墨黑的瘦毛驴到二牛家借宿。二牛两口都是吝啬的人,生怕沾自己的光,就把他支到大蛮家去。大蛮两口最同情穷苦人,见老头饥寒交加怪可怜的,忙让到屋里,做点饭给他吃,还给毛驴喂了草料。饭后,老头对大蛮说,他是赶脚的,老家就在这东南角,紧靠淮河边那个张集。这次为客商送了一趟货,赚了点银子,不慎路上被人盗走了,连个回家的盘缠也没落下。

叙话间,老头问到二牛的父亲。大蛮马上收敛起笑容,声音低沉地说:“家父已在前年过世了。”老头听了惋惜地说,他从前也曾路过这里,受到过大蛮父亲的热情相待。老头还赞扬大蛮的父亲酿制的酒味道醇香。谈话当中,老头流露出不胜感激的表情。大蛮是个孝子,听到老头说和父亲是旧相识,心中油然起敬。

第二天,大蛮便拿出父亲在世时酿造的陈年好酒为客人饯行。老头见酒非常激动,随口胡诌出四句诗来:张口忙把酒尝,果然玉液琼浆,老汉嗜酒如命,临死不忘

杜康。临走时,老头坚持要把驴留下,帮助大蛮犁地。大蛮推辞不过,只好留下。

这驴乍看不起眼,可力气竟大得出奇,把地翻得很深。大蛮很心疼驴,不肯打它一下,还怕累坏了它,每天早早收工精心喂养。第二年,老头也未来讨驴。大蛮的一亩多高粱地里却出现了奇迹,长出比酒盅还粗的高粱秆,还被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,到秋后竟打了两石多红高粱。二牛两口得知哥哥有头宝驴,硬要借用一下。大蛮拗不过他,只好借给了,并要好好对待这驴。二牛连声应诺,匆忙把驴牵到地里让它犁地。地犁得很深,驴走得也不慢,但二牛两口贪心不足,仍旧嫌驴走得不快,哪里还记得哥哥的话,不断用鞭子抽打着。那驴被打火了,不顾一切地飞奔起来。地里的土被掀起到两边很远的地方,二牛的田顿时变成了探沟大壑,这一下可把二牛吓傻了。突然,他像发疯似的,沿着驴拉出的深沟边沿追起驴来,嘴里不断地叫嚷:“站住!该死的驴,站住、站住……”

二牛如癫似奔跑一阵,忽然眼前出现白茫茫的一条河流,原来已经来到淮河边上了。回头看那驴犁出的深沟已经和淮河连接起来,变成一条河了,但却见不到驴的踪影。正当二牛发愣时,忽听头上有驴的嘶叫声,当他抬起头来,恍惚看到了那条驴正驮着去年到他家借宿的那个老头在云端奔腾,转眼间就消失在白云之中了。

消息传开了,人们都来问大蛮。一个教书先生根据大蛮讲述的四句诗,解释出藏在诗头的四个字:“张果老临”。人们得知,那头驴便是张果老的神驴。

所以,后人就把这条河叫“驴河”。据说后来当地有个姓吕的做了大官,避忌这个“驴”字,才又把它改成今天的“閻河”。

(据淮滨在线)

